

恩师郭林永远活在我心中

李平

郭林老师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年头了，但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她的谆谆教诲常常在我的耳畔回响。大概是郭林老师给我的印象太深，或是对郭老师思念太重，今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，我忽然“看见”郭老师走进了我们的大院，拐到了我家的楼门前，正上二楼要进我的家门。呀！老师来了，因为我知道老师腿不好，赶忙上前要扶老师。心想，老师这还是第一次到我家来呢，高兴极了，笑了起来，一下笑醒了，这才知道是个梦。醒后我久久不能平静，不由得想起和老师相处的那些日子，想起了许多往事。

我是一九七五年二月在地坛跟老师学练气功的。在与老师近十年学练气功的接触中，她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时时表现出的高尚功德和崇高品质令我敬佩不已。

老师在传授气功中始终把功德和道德品质教育贯穿始终。她经常讲：练功要讲修炼，练功首先是练心，要想着做好事不能做坏事。做了好事在练功中就会使你平静，心安理得，心平气和，坦然自若，气血会更好地运行，会收到良好的效果。相反，如果做了坏事，你拿了别人的东西，即便是个土豆，也会使你不能平静，练不好功，这样练功也得不到理想的效果，甚至白练。

另外，在公园里教功讲课，老师也总是反复强调要对公园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惜，保护，不能损坏。例如在地坛公园讲大课时，许多人无处坐，就都去搬公园里的砖头坐，老师每次都提醒大家用完后要物归原处。

还有，老师对教功人员要求很严，经常告戒他们不能接受病人物

品，不能占别人便宜。老师对别人这样讲，自己也是这样做的。有次在地坛，有位山西的病人给老师拿来些核桃送给老师，被老师断然拒绝。那人念着眼泪对我述说：“老师不收，我心不安啊！”因为我也是病人过来的，所以很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，就对老师讲：“您不收，病人会心不安的。他会练不好功，病情就会加重……”。这样，老师才勉强收下了。

当时，老师就深刻地认识到辅导员队伍素质的提高，直接关系到新气功的发展，当时，辅导员水平差异很大，又不很了解他们，特别是来不及专门培训。为了辅导员队伍能够健康成长，在一九八一年二月老师曾设了检查组，由我和单长礼负责到各站了解情况，在学员中广泛听取对教功人员的反映。正是老师对这一问题的重视，现在北京，甚至全国绝大多数教功人员都作风正派，不捞外快，这是与老师的传统教育分不开的。

老师不仅很重视教功人员品德修养，而且也很重视功理功法的提高，她常讲我这套功够你们一辈子学练的。现在学练是治病的初级功法。作辅导员的还要懂得这套功所以能治病的道理，还要学中级功法，它是巩固疗效的。为了延年益寿还要学练养生保健功，即高级功法。1977年7月份的一天下午，在宽街黄哲同志家（其当时是辅导员）讲中级功课，我也去了，讲课人名叫以恒，大家都叫他韩老师，就是现在的韩秋生。他开始讲：“这稿是老师口述我整理的草稿，讲后还待老师斧正补充，……”还有一次龙潭湖韩老师给病人讲课时说，国家建设多快好省，我们治病也要讲多快好省，比如头痛、脑热感冒到医院吃点药，打一针很快就好了就不必学功，如像有些病长期不好经常跑医院，几个月、半年、一年甚至几年十几年还不好，只要认真练气功，几个月半年一定见效……。我听后对他说：韩老师讲的真好；韩紧接着就说，别……这样讲，我讲的都是老师的话，老师讲的可要认

真听，那才是真谛……那时我还不不懂这个气功术语，只理解他很谦虚，他对老师很敬重。

老师是非常重视培养气功人才的。在老师精心培育下，涌现了一批高级气功师和辅导员。

除此之外，老师还把病人和辅导员们的生活冷暖时常挂在心上。特别是春秋换季期间，老师经常嘱咐大家要注意保暖防寒，要随天气的变化增减衣服，要预防感冒。因为感冒会造成人体免疫力下降，病情就会加重，就会诱发犯病。她特别强调的是头部和足部的保暖。她见到女同志头巾拢在脑后，就及时指出要保护脑门，这个地方怕着凉。指出一个脑门，一个涌泉，两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保暖。

记得八二年十二月，有次晚上在老师家开会，那天天气很冷。临走时，老师对我说：“寒冬要注意保暖，你的帽子太单薄了，把我这顶皮帽子戴去吧！”听到这话，我真受感动，老师对她的学生真是太关心了，真是无微不至体贴入微了。虽然天气很冷，但老师的关怀温暖了我的全身。至今这顶帽子我还珍藏着，每年夏天都拿出来晒，以防生虫。这是老师给我留下的最好礼物，我要好好保存着。

老师对辅导员们有严格要求的时候，也有与他们共度欢乐的时候，回想当时的场面，至今都令人兴奋。

那是郭老师七十大寿的那天下午，在老师家门前，她让大家按年龄大小排成长队，说今天要教大家长寿功。老师当时宣布，这套功是长寿保密功，只限今天到场的人员，不准传给未到场的任何人……，并赠送每人一张老师精心用不同字体书写后复印的百寿图。

在那些年里，我们差不多每年大年初一或初二都去老师家拜年。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，有时也到副食店去买现成的煮着吃，更有奶奶（即老师的婆母）做的广东菜肴，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热闹异常，老师和大家都特别高兴。至今我还记得有次张明武一进门就跪倒在地说：

“给郭老师磕头啦！谢谢老师救了我的命！”真是情深意切，大家看了都很感动。我小时在家过春节给父母磕过头，参加革命多年，我早已改变了磕头的习惯了，尤其在七十年代末期，叩首下拜已很不习惯了，但当时我仍自感不如张明武对老师真诚……。

老师生前为了新气功事业，为了拯救更多的病患者脱离苦海，恢复健康，早日回到四化的建设岗位，真是呕心沥血，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：在老师去世前一个星期二（八四年十二月初），老师向辅导员宣布，为了提高辅导员教功水平，从下周二起，和中医大夫轮流给大家讲经络课，每周一次，下周二是她讲……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她所说的下周二却是她即将永远离开我们，让人痛心的日子。那天晚上七时，原订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讲课。当时我是6时45分到场，人已大部分到齐。老师一般都提前十分钟左右到会。可那天都6点50分了，老师还没到，大家感到很奇怪，都静静地看着表，一分，二分……五分钟过去了，老师还没来，大家感到有些不安了，都猜测路上是否出事了，大家继续地看着表，七分、八分十分钟过去了，还没看见老师走进会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刻，就见小孙（他是替父亲学功的，从保定来，经常住在老师家）匆匆走到我的面前说：“李志师，出事了，请让大家先散会，我再告诉你”。于是，我向大家宣布，老师今天有事，请大家先回去，何时再开会，另行通知。大家散后，常委留下。记得有翟坤，董伯进，李维亮等人。小孙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。小孙说：今天早晨老师没去练功，从早晨就进入画室伏案做画，这是为参加家乡颐老院落成典礼而画的。老师一直画到十一点半才圆满完成。她放下画笔，走出画室，奶奶也把午饭摆上饭桌，等待就餐了。老师侧身坐在桌旁欲拿筷子吃饭。哎！怎么手拿不住筷子了？老师心想可能上午右手一直做画儿太累了，换左

手拿，也同样拿不起来，手已不听使唤了。这时老师已意识到不好，叫小孙把她扶起来。由于老师体重，小孙没能扶起来，老师一下瘫倒在凳子上。年幼的小孙和年迈的奶奶面对突发的情况，束手无策，只想把老师扶到卧室去。老师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快去……找……刘大夫。”小孙急忙到中央团校幼儿园找到具本艺，又找到刘大夫。当时老师已神志不清了。经过一番周折，下午三点，才把老师送到北洼空军医院。

当晚七点五十分，我同翟坤等人来到医院，询问病情。早已到医院的曹理怀司令员命令：一级护理，成立抢救班子。我们研究会也当即决定，轮流值班，在此护理。到医院后，老师已高度昏迷，经全力抢救无效，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享年 75 岁。

老师的去世，是中国气功界的重大损失，使广大病患者失去了一位最值得信赖最值得尊敬的好老师，广大患者无不痛哭流涕！

有人常说：老师病前如何如何？其实老师根本就没什么病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老师很少害病。有次老师牙疼，去了几次医院都不好，后来还是老师吐音治好了。她血压高，在练功中导引控制。那年去龙潭湖被挤下车摔伤了脚，有时向阳给按摩，她还一直坚持上班，从未迟到过，老师的去世，确实是为气功事业操劳过度和多年来，特别是文革中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磨难所致。如老伴远在边疆劳改，本人传授气功，多次被传讯，辅导员被抓，本单位不断的批斗，加上有的学生以学功受益为资本，另立门户……。对老师的打击很大。

另一个原因是老师不懈地追求的新气功事业取得很大发展后，老师很兴奋。在文革中，老师传功倍受磨难的时候，老师从没退缩过，气馁过。她一直坚信自己从事的气功事业是正义的，是造福人民的，总有一天它会得到社会的承认、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接受。事情就是向老师预料的那样发展，不但有越来越多的病人学练新气功，就连许多医务人员也承认了气功的功效，并与老师大力协作。象新华红十字医

院王院长愿为推广郭林新气功而努力，按照老师意图设计医院；深圳也要建立气功医院；北京市也要为老师开气功门诊……。在此之前，在中国气功科研会（原气功辅导总站）秘书长李之南的催促下，成立了北京郭林新气功研究会。看到这一件件，一桩桩经过自己难辛的，长期的努力取得的成果，老师太兴奋了……。

老师为了气功事业，为了病患者，做得太多太多了，说不完，写不尽，今天我只先谈出以上几点。总而言之，我认为老师是一位未办入党手续的布尔什维克；她是位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无私无畏的硬骨头，她是位开拓创新型的人，是位敢做前人未做甚至不敢做的事的人，她是位为气功事业做出丰功伟绩的人，她是位平凡而又伟大的令人敬佩的人！

老师，您永远活在我心中！